

毕淑敏

柔和的力量

柔和，是力量的内敛和高度自信的宁馨儿。
愿你一定在某个清晨，感觉出柔和像云雾一般悄然袭身。



CS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柔和的

力量

毕淑敏 著

CAS
PUBLISHING & MEDIA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柔和的力量/毕淑敏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13.2

ISBN 978-7-5404-5957-4

I. ①柔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12040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名家经典|散文

柔和的力量

作 者: 毕淑敏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总 策 划: 谢不周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: 张应娜

特约编辑: 薛 婷

封面设计: 耶律阿宝猪

版式设计: 共振设计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230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3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957-4

定 价: 29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我是从当医生开始频繁地使用文字，那时每日要写病历和死亡报告等医疗文书。那种文字必定是客观、安静、恭谨与精确的描述。文字的应用，说简单，真是再家常不过了。你可以没有一寸土地，没有一颗粮食，但你依然可以拥有语言和文字。书写这件事的最低要求，是要让别人明白你的意思。高一些的要求，是要把你的意思说得尽可能引人共鸣。这是尚未过时的需要苦修的教养，是一个人思维本质的外化。如同习武之人对剑技和刀法的淬炼，你得日日潜心钻研。

多年前，我在北京郊区的农村买了几间小房，院子空荡荡，有野鼠出没（常常希望有狐，可惜没见过）。到了初春，植树节后，我从苗圃买回两棵梧桐树。它们，光秃秃的，又细又轻，不见一丝绿意，活像搭蚊帐的旧竹竿。我挖了宽敞的坑将它们的根须埋下，底部还施了从集市买来的麻酱渣。我先生说，这地方咱也没有产权，人家说不定哪天就收回去了，似不必如此上心。我说，就算人家把房子收了，这树也依然会生长。我们还是善待它们吧。

我以前知道法国梧桐叫悬铃木，觉得起这名字的人富有想象力和诗意。待自己植了这树，才发现它们的果实真是太像悬

挂的小铃了。再呆笨的人，也会让它们拥有这个名字。不知道是不是我那两桶麻酱渣滓的效力，梧桐树发愤图强努力长大，几年的工夫，已经有四层楼高了，皮青如翠，叶缺如花。阔大的叶子像相思的巨手，每晚都在风中傻呵呵地为自己鼓掌。秋天的时候，它们会结出圣诞铃铛般的果实，自得其乐地晃荡着，发出我们听不见的叮当之响。阳光透过叶子抛洒在地面上，红砖墁砌的地就被染上点点湿绿，重叠成深沉的暗咖色。我懊恼地想，早知道梧桐绿得这样狠，不如当初垫了灰蓝的砖，索性让它们碧成一坨，比如今这般缠丝玛瑙似的绞着好。

突然，我看到头顶的斑驳中有一只清爽的鸟，在绿叶中跳跃，好像在和另外一只鸟捉迷藏。细细看去，其实并没有另外一只鸟，它是单身。但如果没有另外一只鸟，它如此执着地在我家悬铃木上钻来掠去，是何用意呢？想起“却是梧桐且栽取，丹山相次凤凰来”，莫非凤或凰的雏鸟被我家的梧桐引了来？成年的它们是绚彩的，不知幼小时也曾披过素衣？

人无法猜透一只鸟的心思，就像我们无法洞彻人生。不像梧桐是先知先觉的，它和秋天有秘密的联络孔道。要不，怎么会“梧桐一叶落，天下皆知秋”呢。

好几天，那鸟不辞劳苦地穿行于我家的悬铃木间，看得出它更属意东面的那一棵。我现在已经辨认出它是一只喜鹊，不是那种灰头土脸、吃松毛虫的小个子灰喜鹊，而是眉清目秀、黑白相间的长尾巴花喜鹊。

它来我家的时候，像一架民航货机，滞重迟缓载着货物；飞离的时候就一身轻松，活泼轻快，赶路匆匆。它确实是有伴的——另一只花喜鹊，黑和白的部分似乎均比早先这一只更大更

鲜明，许是一只雄鸟吧。当我确认它们是一家之后，也就知道了它们的用意。两只喜鹊每天辛辛苦苦地衔来各色树枝，是要在悬铃木上搭一巢穴，迎接新生命的降生。

一只喜鹊窝，要搭建多少枝条？要衔来多少草梗？要倾注多少气力？要呕沥多少心血？要耗费多少光阴……

听到我自言自语，路过的原住民老婆婆说，喜鹊选搭窝的地方时可心细呢。天上头要没有北风，地下面要没有凶兆，远处要没有打扰，近处要没有响动……最用心的窝，喜鹊要啄下身上的羽毛，铺垫得暖暖和和，小喜鹊孵出来后才活蹦乱跳。

我没见过自拔胸羽的喜鹊，这两只鸟好像也没有这般忘我。但我不得不信老婆婆的话。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摇晃着满头坚硬的白发，配着漆黑的旧衫，目若朗星。我疑心她在以往的哪一辈子曾做过鹊妖。

等着听小喜鹊叫吧。早报喜，晚报财，不早不晚报客来。她胸有成竹地说，好像未来的小喜鹊是她派往我家的儿童团。

为了节省喜鹊夫妇的时间，我约莫了一下它们搭巢所需建材的长短，捡了一堆草梗和树枝放在院子里，期望它们就地取材。但喜鹊夫妇胸中自有拟好了的蓝图，有我们不知的选材标准，对此视而不见，依然辛辛苦苦地到远处去衔枝。它们不屑。

鹊巢终于搭好了，小喜鹊在这里降生，一窝又一窝。

在两棵梧桐树和喜鹊家族的陪伴下，我写下了收入这套文集散文卷中的很多作品。我用时间的树枝搭起了这个文字的喜鹊窝。喜鹊本是单调的凡鸟，只有黑白两色，全无时尚的外观。它的窝也是粗糙和朴素的，甚至有一点边设计边施工的乱七八糟。

不过，我在这个窝中垫入了一缕缕羽毛，它们来自我沧桑的岁月和我温热的心房。

毕淑敏

2012年7月27日

柔和的力量 [001] ■

我在寻找那片野花 [005] ■

我爱我的性别 [009] ■

性别按钮 [012] ■

你愿意变成女性吗 [019] ■

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[022] ■

关于女人和男人的吉光片羽 [027] ■

对女机器人提问 [031] ■

蔚蓝的乐园 [035] ■

蓝宝石刀 [039] ■

蝴蝶盾 [046] ■

关于爱情与友情的絮语 [051] ■

修补爱情 [055] ■

爱情没有快译通 [057] ■

为什么总是遇人不淑 [062] ■

去学女儿拳 [068] ■

倾听灰姑娘 [071] ■

鞋带儿 [074] ■

淑女书女 [078 ■

从6岁开始 [081 ■

女孩，请与我同行 [087 ■

写“福”字的女孩 [091 ■

乡下的妹妹 [094 ■

论文、小网和乡村记忆 [096 ■

梅勒妮的卵子 [103 ■

全职主夫 [106 ■

爱最怕什么 [112 ■

情感按钮 [114 ■

性的第一印象 [119 ■

性感的进化 [122 ■

未雨绸缪的女人 [125 ■

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[127 ■

致被强暴的女人 [130 ■

打开你的坤包 [133 ■

苔藓绿西服 [137 ■

费城被阉割的女人 [147 ■

发的断想 [154 ■

午夜的声音 [156 ■

- 芒果女人 [159] ■
- 女抓捕手 [166] ■
- 希冀中的女警 [173] ■
- 假如酋长是女性 [175] ■
- 深圳女“牙人” [178] ■
- 我所喜爱的女性 [185] ■
- 女人与清水、纸张和垃圾 [187] ■
- 女人，谁为你呼唤 [190] ■
- 斜视 [192] ■
- 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独白 [197] ■
- 婚姻也需要学习 [201] ■
- 结婚约等于 [204] ■
- 婚姻鞋 [208] ■
- 冰雪篱笆 [211] ■
- 垃圾婚 [218] ■
- 婚姻的四棱柱 [224] ■
- 婚姻有漏 [230] ■
- 家问 [232] ■
- 家中的气节 [236] ■
- 家有三宝 [239] ■

默契的建筑 [242 ■

晚饭后，谁来洗碗 [245 ■

爱的喜马拉雅 [249 ■

母爱的级别 [254 ■

娘间谍 [257 ■

额头与额头相贴 [262 ■

带白蘑菇回家 [267 ■

当我们想家的时候…… [270 ■

为什么是我 [273 ■

女人比男人更需要智慧，因为她们是更柔软的动物。智慧是优秀女人贴身的黄金软甲，救了自身，才可救旁人。没有智慧的女人，是一种遍体透明的藻类，既无反击外界侵袭的能力，又无适应自身变异的对策，她们是永不设防的城市。智慧是女人纤纤素手中的利斧，可斩征途的荆棘，可斫身边的赘物。面对波光诡谲的海洋，智慧是女儿家永不凋谢的白帆。

优秀的智慧的女性，代表人类的大脑半球，对世界发出高亢而略带尖锐的声音，在每一面山壁前回响。

但女人难得智慧。她们多的是小聪明，乏的是大清醒。过多的脂粉模糊了她们的眼睛，狭隘的圈子拘谨了她们的想象。她们的嗅觉易在甜蜜的语言中迟钝，她们的脚步易在扑朔的路径中迷离。智慧不单单是天赋的独生女，她还是阅历、经验、胆魄三位共同的学生。智慧是一块璞，需要雕琢，而雕琢需要机遇。

不是每一块宝石都会璀璨，不是每一粒树种都会挺拔。

我是一个保守的农人，面对一块贫瘠土地上的麦苗，实在不敢把收成估计得太好。智慧的女人通常比我们想象的要少。

优秀的女人还需要勇气，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，什么矛盾都不存在了，男人和女人的矛盾依然欣欣向荣。交战的双方永远互相争斗，像绳子拧出一道道前进的螺纹。假如你是一个优秀的女人，无论你朝哪个领域航行，或迟或早地都将遭遇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，不要奢望有一处干燥的麦秸可供你依傍，不要总在街上寻找古旧的屋檐避雨。当你不如一个男人的时候，他会宽宏大量地帮助你；当你超过一个男人的时候，他会格外认真地对抗你。这不知是优秀女人的幸还是不幸？善良的、智慧的、有勇气的女人，要敢在黑暗的旷野独自唱着歌走路，要敢在没有桥没有船也没有乌鸦的野渡口，像美人鱼一般泅过河。

这个比例有多少？

望着越来越稀疏的队伍，我真不忍心将筛孔做得太大。但女人天性胆小，就像含羞草乐意把叶子合起来一样。你不能苛求她们。

现在，在漫长阶梯上行走的女人已经不多了。

最后，让我们来说说美丽吧。

在这样艰苦的跋涉之后再要求女人的美丽，真是一种残酷，犹如我们在暴风雨以后寻找晶莹的花朵。

但女人需要美丽。美丽，是女人最初也是最终的魅力。不美丽的女人辜负了造物主的青睐，她们不是世上的风景，反倒成了污染。

何为美丽，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。我只能扔出我的那一块砖。

美丽的女人，首先是和谐的。面容的和谐，体态的和谐，灵

与肉的和谐。美丽，并非一些精致巧妙的零件的组合，而是一种整体的优美，甚至缺陷也是一种和谐，犹如月中的桂影。那不是皓月引发无数遐想最确实的物质基础吗？和谐是一种心灵向外散发的光辉，它最终走向圣洁。

美丽的女人，其次应该是柔和的。太辛辣、太喧嚣的感觉不是美，而是一种刺激。优秀女人的美丽像轻风，给世界以潜移默化的温馨。当然它也可容纳篝火一般的热情。可是你看，跳动的火苗舒卷的舌头是多么的柔和，像嫩红的枫叶，像浸湿的红绸，激情的局部仍旧是细致而绵软的。

美丽的女人，应该是持久的。凡稍纵即逝的美丽，都不是属于人，而是属于物的。美丽的女人少年时像露水一样纯洁，年轻时像白桦一样蓬勃，中年时像麦穗一样端庄，老年时像河流的人海口，舒缓而磅礴。

美丽的女人经得起时间的推敲。时间不是美丽的敌人，只是美丽的代理人。它让美丽在不同的时刻呈现出不同的状态，从单纯走向深邃。

女人的美丽不是只有一根蜡烛的灯笼，它是可以不断燃烧的天然气。时间的掸子轻轻扫去女人脸上的红颜，但它是有教养的，还女人一件永恒的化妆品——叫作气质，可惜有的女人很傻，把气质随手丢掉了。

也许可以说，所有美好的女人都是美丽的。

我在女性的群体里砌了一座金字塔，它是我心目中的女性黄金分割图。

这样一路算下来，优秀的女人多乎哉？不多也。

是不是我的比例过于苛刻？是不是我对世界过于悲观？是不是我看女人的暗影太多？是不是优秀和平庸原不该分得太清？

现代的世界呼唤精品。女士们买一个提包都要求质量上乘，为什么我们不寻求自身的优秀？

优秀的女人也像冰山，能够浮到海面上的只有庞大体积的几十分之一。精品绝不会太多，否则就是赝品或大路货了。

难道女人不该像拥有眼睛一样拥有善良吗？难道没有智慧的女人不是像没有翅膀的鸟儿一样无法翱翔？难道坚忍不拔、果敢顽强对于女人不是像衣裳一般重要？难道女人不是像老嫗爱惜自己的最后一颗牙齿一样爱惜美丽？

让我们都来力争做一个优秀的女人吧。为了世界更精彩，为了自身更完美，为了和时间对抗，为了使宇宙永恒。

我
在
寻
找
那
片
野
花

一位女友，告诉我这样一件事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班上有个女同学，叫作养，家境贫寒，是每学期都免交学杂费的。她衣着破烂，夏天总穿短裤，是捡哥哥剩下的。我和她同期加入少先队，那时候，入队仪式很庄重。新发展的同学面向台下观众，先站成一排，当然脖子上光秃秃的，此刻还未被吸收入组织嘛。然后一排老队员走上来，和非队员一对一地站好。这时响起令人心跳的进行曲，校长或请来的英模，总之是德高望重的长辈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说着“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，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”等教诲，把一条条新的红领巾发到老队员手中，再由老队员把这一鲜艳的标志物绕到新队员的脖子上，亲手绾好结，然后互敬队礼，宣告大家都是队友了，隆重的仪式才算完成。

新队员的红领巾，是提前交了钱买下的。养说她没有钱。辅导员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养说，哥哥已超龄退队，她可用哥哥

的旧领巾。于是，那天授领巾的仪式，就有一点儿特别。当辅导员用托盘把新领巾呈到领导手中的时候，低低地说了一句。同学们虽听不清是什么，但也能猜出来——那是提醒领导，轮到养的时候，记得把托盘里的那条旧领巾分给她。

满盘的新领巾好似一塘金红的鲤鱼，支棱着翘角。旧领巾软绵绵地卧着，仿佛混入的灰鲫，落寞孤独。那天来的领导，可能老了，不曾听清这句格外的交代，也许根本没想到还有这等复杂的事。总之，他一一发放领巾，走到养的面前，随手把一条新领巾分给了她。我看到养好像被人砸了一下头顶，身体矮了下去，灿如火苗的红领巾环着她的脖子，也无法映暖她苍白的脸庞。

那个交了新红领巾的钱，却分到一条旧红领巾的女孩，委屈至极。她当场不好发作，刚一散会，就怒气冲冲地跑到养跟前，一把扯住养的红领巾说：“这是我的！你还给我！”

领巾是一个活结，被女孩拽住一股猛拉就系死了，好似一条绞索，把养勒得眼珠凸起，喘不过气来。

大伙扑上去拉开她俩。养满眼都是泪花，窒得直咳嗽。

那个抢领巾的女孩自知理亏，嘟囔着：“本来就是我的嘛！谁要你的破红领巾！”说着，女孩把养哥哥的旧领巾一把扯下，丢到养的身上，补了一句：“我们的红领巾都是烈士用鲜血染的，你的这条红色这么淡，是用刷牙刷出的血染的。”

经她这么一说，我们更觉得养的那条旧得凄凉。风雨洗过，阳光晒过，褪了颜色，布丝已褪为浅粉；铺在脖子后方的三角顶端部分，几乎成了白色；耷拉在胸前的两个角，因为摩挲和洗涤，絮毛纷披，好似炸开的锅刷头。

我们都为养鸣不平，觉得那女孩太霸道了。养却一声未吭，把新领巾折得齐整整，还了它的主人；又把旧领巾端端系好，默